高鐵隨想

春節期間，因為疫情防控措施，令內地春運客流量大幅萎縮。春暖花開，清明時節迎來了報復性反彈。筆者亦不能免俗。時速三百五十公里的復興號高鐵，早晨七點從北京出發，十一點多就已抵老家。一路上滿目青翠，桃紅柳綠，生機盎然，更覺得旅途短暫。在車站下車時，想起大學時期乘坐綠皮車，同樣的路程要經歷十二個小時的煎熬，頓時竟有「天翻地覆慨而慷」之嘆。

人類近代進步，是一段在鐵路上飛馳的歷史。先是英國的蒸汽機車呼嘯而來，讓現代化工業文明的舞台空前廣闊。而讀德國統一史時，除了嘆服俾斯麥縱橫捭闔的外交手腕和毛奇等一眾軍事天才的運籌帷幄之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鐵路建設。普魯士高瞻遠矚打造的鐵路網，把東部農業區與西部鋼鐵工業區緊密連接起來，便捷了經濟，統一了市場，提高了效率，也改變了舊的封閉習俗觀念和思維模式。原本一盤散沙的各諸侯國再也無法分開。這為普魯士完成統一大業及德國崛起，打下堅實基礎。以至於當時有詩人把鐵路比作「德意志統一的結婚綬帶」。

二〇一七年在香港工作時，正趕上「一地兩檢」爭拗。某些人士抹黑高鐵，諸如「木馬屠城」等聳人聽聞的辭彙不絕於耳。在內地高鐵網路四通八達、一日千里之時，昔日作為「亞洲四小龍」飛速騰達的香港，居然有此奇談怪論，令人匪夷所思，更為香港坐失良機、貽誤發展機遇而心痛。

筆者老家只是膠東半島一個普通縣城，並非交通樞紐，而如今隨着高鐵網的建設，四小時直達北京，走沿海高鐵六小時直達上海，整個半島城際高鐵環線亦開通大半。南望香江，隨着中央果斷出手，撥亂反正，廓清迷霧，香港也能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順風快車。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柳暗花明

剛剛看到一則報道，有位旅行社經理由於旅行社裁員，被迫轉職成為保安，月入由六位數變成僅有數千元。這巨大的收入落差看起來，着實有些驚人。我身邊就有朋友，疫情之前讀完一個旅遊業的博士，結果戴上博士帽的那一刻，整個行業似乎「砰」一聲不見了。他也無奈地苦笑自嘲：「我讀垮了一整個行業。」

看着報道中，這位曾經的經理、如今的保安，我是相當敬佩的。「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保安雖亦是受人尊重的職業，但從經理到保安的落差，不但存在於金錢上，更存在於心理上，並非人人都能接受。而報道的主角沒有怨天尤人，只是低頭做事，而且對旅遊業的前景充滿希望，相信在疫情之中，香港人對於旅行的熱情和需求非但沒有減少，只是被壓抑、被儲存，在疫苗逐漸普及、疫情受控之後，終會迎來報復式轉機，到時可以再做回本行。

我亦有位好友，疫情之前是位導遊，整日天南海北，社交媒體上的照片總是羨煞旁人。疫情來臨，旅遊業首當其衝，而他也被困香港。但他很快就找到了事業發展的嶄新方向——他原本就愛錶，此前做導遊時，遊走各國，有時間就去看各種手錶，他又喜交友，在各地都有一些信得過的朋友，此前做導遊時沒多想，但如今被迫轉行，便想起憑藉自己對手錶的愛好與鑽研，再加上善用人脈，便開了一家小小的錶行，一年下來居然也做得風生水起，比之前做導遊時更加開心，可謂「樂不思遊」。

相比起一帆風順的「成功學」，現實裏能夠從容面對逆境、柳暗花明的「成功者」，其經歷更顯寶貴，其為人更加值得尊重。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四、五見報

也說慢直播

「慢直播」最近受到關注。按照通行的定義，「慢直播」是對事件的原樣呈現，沒有剪輯和後期製作。若以做菜為譬，好比白水煮白肉，不加佐料，原汁原味。一九六三年，有位叫安迪華荷的美國藝術家拍攝了一部電影，即時記錄了詩人約翰・喬爾諾五個小時的睡眠過程。這部電影的名為《沉睡》，被稱為「慢電影」，也被視為「慢直播」的前身。到了二〇〇九年，挪威電視台紀念卑爾根鐵路誕生百年，拍攝了七小時的火車行駛，沒有後期處理，據說觀看者接近當時挪威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直播雷神山醫院施工，吸引了四千萬人同時上線，所謂「雲監工」，有的評論者認為是內地「慢直播」標誌性的事件，並說「慢直播」給了人主動參與感。

我想，對於部分情境而言，這個看法或許是正確的，但恐非適用於全部。「慢直播」更吸引人的，恰是不參與。小孩子最喜歡守着某件事自顧自地「欣賞」。有位同學說她兒子的嗜好是在餐館大玻璃窗前看廚師切牛肉，怎麼喊都不走。我女兒小的時候，一度熱衷於看鴿子在天空盤旋，而當時她還不認得鴿子。我以為，這是一種童心。童心之真，在於無所掛礙，隨處停歇，以本心與世界對視，雖反覆不覺厭煩。如「慢直播」確是對事態本相的表露，人們對「慢直播」的熱衷，或正出於童心。這其實是一種無目的的觀看。而所得的歡欣，也在於無目的帶來的放鬆和舒坦。

生活中的大多數觀看都是有目的的。有些出於觀看者的意圖；有些是被觀看者刻意營造的，即便現下網上的「直播」，大多也是表演；在今天的演算法環境下，還有些觀看目的來源於技術，比如偏好推送。而經驗告訴我們，心之所求經常源於反向激勵下的補償需要。可能正是今天的觀看目的性太強了，反而讓人們期盼在雙目放空中重新看一看這個世界吧。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深水靜流

日本侵華的一九四四年，日軍曾組建三十三萬日本人的「開拓團」到中國東北，實際上是表示佔領。一九四五年中國抗戰勝利，這批人沒人管了，又都拖家帶口逃回日本。艱辛的一路，許多家庭拋下了兒女，四千名日本遺孤全由中國東北人家撫養。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大部分遺孤回日本尋親、定居。

《又見奈良》是中日合拍電影，表現了上述背景。陳奶奶的日本養女回日本數年後斷了音訊，她不顧高齡體弱，到奈良尋找。她投靠的是清水。清水父親也是日本遺孤，養母沒奶，吃陳奶奶的奶長大，與陳奶奶情深如子。他一家回日本後，選擇再返中國生活。清水因正談戀愛而留下打工。

清水陪陳奶奶拿着養女的信件尋找，但連養女的日本名字都不知道，難如大海撈針。影片通過相遇的三個返日遺孤，表現了他們身份的窘困。他們的日本話帶着明顯的東北口音，忍受着文化的心理孤寂及融進當地生活的艱辛，傳達出內心隱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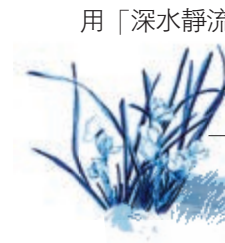
影片細節運用很有心思。奶奶到肉店買羊肉，因語言不通，學羊叫聲。店主也回以牲畜叫聲說明答覆是什麼肉。又如一戶住在深山的遺孤，為歡迎奶奶演出了家庭節目，是當年在中國學的京劇《智取威虎山》唱段。一家三口在門口送別客人時，身後山前昏黃的燈光傳達出無以言說的清寂。

一位隻身在奈良的退休老警員，日子過得孤清，好心幫她們尋親。後通過老上級得知養女可能已逝去，但其他二人沒忍心把消息告訴奶奶，仍陪着她不斷尋找。

影片最後，三人無聲地行走在小鎮深夜的街道……

這是個沉重的歷史題材，通過豐富的細節和沉靜的敘事，拍出了觸叩心靈的溫情。

用「深水靜流」評價這部影片吧。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沉默的十四天

所有心靈的意象都有最基本的兩個用途，一是展示傷痕，二是療愈的作用，因此無論是畫的作者、夢的擁有者或是受一個境象所吸引的人，都是反映出心靈的需要——受傷或療愈。例如工作忙碌的人特別容易受青山綠水的畫面所吸引，學校受欺凌的孩子容易夢見被追逐的情境，我們的心靈都期望展示出傷痛，讓我們可以尋求治療。

以下是我記錄了一個年輕人在心靈受到巨大傷害後十四天的心靈象訴，在得到當事人的同意下，和大家分享一個我大部分時間都保持沉默的治療過程。第一天，當我和受助者見面後，他向我訴說肌肉感到痛楚、雙肩有如背着一個重如大石的背包般沉重。第四天我們再度見面，他向我報告難以入眠，晚上幾乎都在床上翻來覆去，頭重得如鐵一般死實。第六天，他向我展示了一幅畫作，是他晚上難以入眠時所繪畫的，畫作顏色鮮艷得驚人，沉重的筆述讓我見到他的悲痛，混亂的線條使我明白他的不安。第八天，我們再見面時，他說了很多話，把他的思緒幾乎都翻出來擺在我面前。第九天，他打電話給我，說昨天竟然徐徐睡去，但他十分擔心今晚能否再度入眠。第十二天，我們又見面了，他語氣變得較為平靜，他走到我辦公室前的沙盤，用手把沙推到中央，砌成一個類似沙丘的形狀，他問我能否把水倒入盤內，我以點頭示意他做他想做的事，他把水一直將沙盤填滿，直到瓶內的水都給他倒了出來，然後他垂頭喪氣地坐下來，我靜靜得坐在他身旁，不發一言，就是陪伴着他面對着那被水淹蓋了的沙盤。

直到第十四天，他向我道別，感謝我陪伴他經歷了最難過的兩星期，從頭到尾，我都沒有給他一個意見，也沒有告訴他應該怎樣做，因為我知道人都有自我療愈的能力，尤其聰明如他的年輕人，與其當個喋喋不休、以為無所不知的成人，不如就讓陪伴去治療所有的痛楚。

象訴 馮俊彥
instagram.com/symbol_talk/
逢周五見報

吃飯問題

我在美國大學常教一門中國食品文化課，某年有位白人女生不時在上課中途突然離席走出教室。她後來私下告訴我：自己患有「進食障礙」，有些課程內容會觸發心理危機，不得不暫時離開。我恍然之餘，又難免覺得她選修此課有點「自虐」。

美國女性與食物的複雜關係一直存在，但「飲食功能失調症」（Eating Disorders）最近一二十年才成為心理學界普遍認可的疾患，還有暴食催吐、厭食暴瘦等細化區分。最近收聽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美國人生」（This American Life）欄目的一檔專題節目，進一步了解了病人為何覺得這類問題難以啟齒。

有人看心理醫生二三十年，卻始終不談進食障礙問題，對家人、親友也一直隱瞞。她們說，吃東西時彷彿能忘卻世間煩惱，過後又懊悔不已，必須用催吐抵銷「豬身狗肚」的好胃口。她們還覺得暴食是自己意志薄弱的表現，每次「戒斷」失敗後更是沮喪消沉。這樣惡性循環，有人從暴食發展為厭食，甚至因此喪命。

造成進食障礙的誘因，有時最初出於青春期女性性別特徵帶來的羞恥感，有時是因為主流媒體對女性「胃口」、「身材」的各種限制規定，總之都有家庭、社會、文化的深刻根源。但病人都死守「秘密」，不敢分享，以為這只是個人身上的「污點」，甚至嚮往能染上酗酒、吸煙等「正常癮頭」。當心理學家最終為進食障礙命名，不少人都鬆了一口氣。因為「正名」之後，順理成章，對症下藥，不必躲在黑暗中獨自承受痛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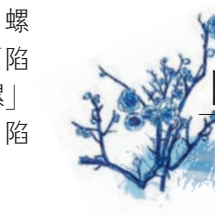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嵌螺鈿源遠流長

上世紀末，遊跳蚤市場，偶以低價購得清代中期精製的袖珍八幅嵌螺鈿黑漆摺屏，高不盈尺，分別嵌成四吋不同的大自然景色，飛鳥飲馬，如活現眼前。小小漆屏可以向前或向後摺疊，一若古書冊；置於書桌上，可隨時欣賞，使人愛不釋手。由於嵌螺鈿工藝既費時間精雕細琢，又考工藝師的藝術品味、修養和技巧，故所用木材，大都以黃楊木、紫檀木、紅木或黃花梨木為多；若用普通不堅實質佳和不耐碰撞的廉價木材，徒浪費寶貴時間與名師的工藝，而且凡名師皆不屑為之。高級上等木材不用灰料打底，歷久不蛀不腐，很少損害珍品。跳蚤市場的攤販子，可能從「收買佬」那兒賤價購得袖珍螺鈿漆屏，和棄置者一樣不知是寶。

我國的螺鈿工藝技術，遠溯自周代，當時十分流行；迄唐代更達到很高水平，現今仍有實物留存，可作證明。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下》載：「王櫜……就除福建市舶，其歸也，為螺鈿桌面屏風十副，圖賈盛事十項，各系之以贊以先之。」宋代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也記述：「溫、杭二州上供物寄留鎮江，其間椅棹有以螺鈿為之者。」可見古代較大件的上等傢具，早已應用這種民間獨特的工藝技術，作為裝飾，不僅限於屏風。曹昭《格古論要》指出：「螺鈿器皿，出江西吉安府廬陵縣。宋朝內府中物及舊做者，俱是堅漆或有嵌銅線者甚佳。元朝時，富豪不限年月做，造漆堅而人物細可愛。」古代對螺鈿的稱謂不一，亦作「螺填」、「螺甸」、「甸嵌」、「陷蚌」（見《洪武正朝》）、「坎螺」（《周易・序卦》說「坎者，陷也」），實則工藝相同。

嵌螺鈿的技術十分講究，既要熟練準確，具有藝術美感，更要精細、專注和有耐性，因為每一程序很費神及花時間。首先要把螺殼、蚌片（甚至兼用玳瑁片）浸軟，切割和磨成同樣厚薄的薄片（約一至二厘米），按圖案花紋刻割或鋸成花鳥、山石、樹木、亭台、小橋和人馬等形象（**附圖**為清代康熙時期嵌螺鈿彩漆屏局部），古法有五十五種花樣；再用刀挖剷剔平，以生漆調麵糊，塗木刻處及適當花紋的螺鈿背面，揿入刻陷處，令與面平；完成後入蔭，才用透黍加蠟括平，不容留縫隙；乾後適當磨削，即予推光。每一步驟一絲不苟，務求完美。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迷影」情節

活地亞倫的新片《情迷電影節》在本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期間放映。從片名就不難推測，這是一部「迷影」電影。「迷影」這個詞，類似港人所說的「影痴」，來自英文的Cinephilia，由Cinema和Philia合成而來，後者是古希臘語中表示愛情的四個詞之一。文化理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認為：「迷影不僅僅是喜歡，而是一種電影的審美品位，建立在大量觀看和重溫電影輝煌歷史的基礎上。」

所謂「迷影」電影，自然是給「影痴」來看的電影，這類電影中通常會對過往電影情節或者經典鏡頭大量的引經據典，形成一個個只有深度影痴才能解密的密碼，從而在影迷間達到一種私密的快樂。比如基斯比湯納度（Giuseppe Tornatore）的《星光伴我心》就是一部典型的迷影電影，當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電影結尾放映師叔叔留給小男孩多多的「吻戲集錦」，《艱辛的米》、《女友禮拜五》、《沉淪》、《淘金者》、《羅賓漢歷險記》、《低下層》、《自由魂》等十幾部電影中被剪掉的吻戲，拼接而成的片段，令影迷大呼過癮，成為影史一大經典。

除了這種典型的迷影電影外，很多經典電影中也有導演的迷影情節。比如《色，戒》中，李安通過《深閨疑雲》、《月夜情歌》、《寒夜琴挑》、《博愛》等幾部涉及間諜、愛情主題的電影，不經意間串聯起對人物命運的暗示。

今次活地亞倫的《情迷電影節》，更可謂是影史經典電影大串燒：從《大國民》開始，到活地亞倫鍾愛的法國新浪潮電影《八部半》、《祖與占》、《精疲力盡》，再到英瑪褒曼的《野草莓》、《第七封印》等，感興趣的「影痴」朋友不妨去影院痛快解碼。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